



哲学研究论丛

ZHEXUE YANJIU LUNCONG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言辞与行动

LABOLEI JURENZHUAN ZHONG DE YANCI YU XINGDONG

唐俊峰◎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书由人文在线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为以下项目成果

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思想与行动——拉伯雷《巨人传》政治哲学研究（14Q056）

武汉轻工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拉伯雷巨人教育对我国当代教育的启示研究（2014RS03）

武汉轻工大学校立项目：思想与行动——拉伯雷《巨人传》伦理学研究（2013D07）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言辞与行动

LABOLEI JURENZHUAN ZHONG DE YANCI YU XINGDONG

唐俊峰◎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言辞与行动 / 唐俊峰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12-9605-4

I. ①拉… II. ①唐… III. ①拉伯雷, F. (1494~
1553) —长篇小说—小说研究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8638 号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言辞与行动

著 者: 唐俊峰 著

责任编辑: 杨 娜

责任校对: 邓永飞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17249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yang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23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9605-4

定 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在“事”与“理”间看选题意义	1
1.2 《巨人传》的版本及研究举要	14
1.2.1 《巨人传》的成书及版本情况	14
1.2.2 西方学界《巨人传》研究概况	17
1.2.3 汉语学界对《巨人传》的翻译及研究	22
1.3 本书的主题、研究方法及结构	23
第 2 章 拉伯雷的问题：教育何为？	28
2.1 前两部书之结构与关系	28
2.2 “两希”张力中的“生—死”	34
2.2.1 著名书信中的生死	34
2.2.2 生死与两种时间观：来自洛维特的眼光	39
2.2.3 巨人诞生与“古典”的复活	42
2.3 行动中成就“知识的渊薮”	49
2.3.1 巨人的君主教育	52
2.3.2 特莱美的理想	60
2.3.3 知识：在“德”与“力”之间	64
2.4 力量与战争的合法性	70
第 3 章 “认识自己”与决断	80
3.1 战争—借贷—生殖（婚姻）	87



3.2 在命运中“认识自己”	97
3.2.1 西方古今视域中的“夫妇之伦”	97
3.2.2 启示与解释	105
3.2.3 “认识自己”与“改变自己”	111
3.3 拉伯雷的“会饮”	115
3.3.1 序曲	116
3.3.2 神学家与哲人：绝对与相对	119
3.3.3 身体的科学	124
3.3.4 尾声	128
第4章 “庞大固埃主义”与节制	131
4.1 节制与健康	134
4.2 航海与冒险	141
4.2.1 下降的旅程	141
4.2.2 暴风雨的考验	144
4.2.3 陆地与海洋	147
4.3 “圣餐之争”与狂欢节	150
4.4 醉与节制	156
第5章 结语：《第五部书》的真伪及文字的意义	163
附录1 弗朗索瓦·拉伯雷年谱	171
附录2 译文两篇	174
后记	211
参考文献	213

第1章 导论

“故事从整体看是假的，但是其中也有真实。”（柏拉图《王制》377A）

1.1 在“事”与“理”间看选题意义

1532年8月，法国里昂的书店里，出现了一本书，名为《庞大固埃》（*Pantagruel*）。自此，直到1562年，五卷本的 *Gargantua et Patagruel*^① 全集出版。凭借着《巨人传》一书，拉伯雷被雨果称为与荷马、莎士比亚比肩的12位“天才作家”之一。^②从《高康大》^③前言中所引的书籍和人物来看，拉伯雷确实是将自己的作品向荷马、柏拉图等的著作看齐的。那

① 即《巨人传》，汉译名是意译，这个译名可能受到恩格斯的影响，他曾这样评价过文艺复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和热情 and 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如果直译，这部书应该名为《高康大与庞大固埃》，鉴于《巨人传》一名在汉语学界已流传甚广，所以本书中仍沿用此书名。

② 其他11位“天才”分别是：约伯、埃斯库罗斯、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西结、卢克莱修、尤维纳利斯、塔西佗、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但丁、塞万提斯。参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译名《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③ 本书中，《巨人传》第一部书简称《高康大》，第二部简称《庞大固埃》，其余称《第三部书》、《第四部书》、《第五部书》。汉译文主要参考成钰亭先生译文（拉伯雷·《巨人传》[M]，成钰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并对Mireille Huchon编的Gallimard全集版进行适当调整（*Oeuvres complètes*. Ed. Mireille Huchon.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94. 下文此书简称为 *complètes*），调整的译文参考了多个中译本及英译本（*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translated by Sir Thomas Urquhart and Peter Motteux,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下文引用《巨人传》原文只随文夹注上海译文版的章节及页码，对调整的引文会做相应说明。



么，拉伯雷怎样以“巨人”为榜样来进行自己的写作？又是什么让后人如此看重拉伯雷的呢？

在《巨人传》第一部《高康大》的前言里，拉伯雷对读者说：

你们要拿出精于探索、勇于探求的精神，把这几部内容丰富的作品好好地辨别一下滋味，感觉一下，评价一下；然后、经过仔细阅读和反复思索，打开骨头，允吸里面富于滋养的骨髓——这就是我用毕达哥拉斯式的象征比喻所指的东西——我可以肯定你们读过之后会更明智、更勇敢；因为你们将感受到独特的风味和深奥的道理。不管是有关宗教，还是政治形势和经济生活，我的书都会向你们显示出极其高深的神圣哲理和惊人的奥妙。（《高康大》·前言，页7）

可见，此书除了拉伯雷自己所说的娱乐作用之外，对于不同的读者，可能还有不同的作用。鉴于拉伯雷独特的写作手法，我们不得不问，难道上面的话是这位语言大师的某种反讽？想要理解这位五百多年前的博学者，当前能做的唯有回到他的文本之中，来看他的书到底有哪些值得读者去深入研究的“高深学问”。《庞大固埃》的18到20章，在介绍了庞大固埃的基本成长经历后，有一段英国学者多玛斯特前来与庞大固埃的辩论，多玛斯特对巨人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自从我听说你具有渊博的学识以后，我就离开了我的国土、亲属、家乡，来到这里，我不顾路途遥远，漂洋过海，经过不认识的国土，仅仅是想能看见你，能和你在一起谈论一些哲学上、占卜学上以及神学上我所怀疑和不能说服我自己的问题……（2.18章，页329）

上面这段话也代表了拉伯雷在书中想要探讨的问题。《巨人传》讲述了三代巨人的故事，以巨人出生、少年、青年、壮年直至老年为发展线索^①，

^① 把全书的故事综合起来，可以看成追溯了一个英雄的一生。《高康大》和《庞大固埃》讲述了英雄的出生、童年和青年，《第三部书》说的是中年的事情，关于家政和婚姻的问题。《第四部书》继续了一个人的一生，说的是老年和衰老的过程，这部书是下降到冥府的一种表现。跟但丁等笔下的英雄一样，拉伯雷笔下的人物也想要获得一个财富，追溯一个秘密，得到更新自己和世界的炼金药，这种终极的东西，拉伯雷称之为“神瓶启示”。[参 Alice Fiola Berry,《灾难的魅力：拉伯雷〈第四部书〉研究》(The charm of catastrophe: A study of Rabelais's Quart Livr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 12-13.]



描述了人的一生所呈现出的各种冲突与悖谬，其向读者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应该以何种姿态与方式过好自己的一生？在拉伯雷看来，生活仿佛一次探求真理的航行，所要寻找的是关乎自身幸福的“马蹄仙泉”。“拉伯雷选择了文学的手法，以讲故事的方式来体现他对于人类行为思考的答案。事实上，拉伯雷独特的叙事方式促成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性……拉伯雷所采用的叙事形式使他摆脱了抽象严肃的哲学理论，而将鲜活的体验融入具体情节之中。”^①通过故事中人物的探索，拉伯雷表达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对人的无知进行一番探究。

应该把人生看成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总体来说可分为明理与做事两端。明理可以通过书本进行学习，所谓知书达理。明理是对上面两段引文中所说的“高深理论”与“抽象知识”进行学习。而做事则更多地要在实践中来学习，也就是在事行中去体验，很多道理只能在一定的境遇中才能领会。由于人的有限性，使其在有生之年所能践行的东西很少，“文学作品借助于它的故事和形象延伸了我们的经验，鼓舞我们发展和理解我们的认知/情感反应。”^②好的作品也需要好的读者，一名合格的读者应该具有一种经验的能力，也就是通过书本与言辞来体验别人所经历过的东西，即经验历史，而“人类构成历史的无非事件”^③。只有熟悉历史，并经过通感与移情，把间接的知识化入自身的经验中，才能不断丰富个人的阅历。

“事”与“理”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不明理无法明智地行事，而事行是学习道理的源头活水。套用黑格尔的说法：“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和合乎理性的。”^④即使仅从成书的文字来看，事与理二者也具有相关性，文本或偏于论理，或偏于说事，但二者很

① Jerry C. Nash:《拉伯雷与廊下派描写》(*Rabelais and Stoic Portrayal*), see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Vol. 21 (1974), p. 66.

② 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汇总的运气与伦理》[M]·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③ 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难截然分开，只不过根据不同文体，倾向性会有所不同。在故事中，我们可能更多地在学习做事，但却不能因此说在事中就学不到理。

小说是在讲故事^①，故事在一些现代学人眼中，已经不够“形而上”了。^②如果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话，那么，拉伯雷在自己书中要“探索神圣哲理”似乎无从谈起，以《巨人传》为研究对象来完成一篇哲学论文就更成问题。可无论做哪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本身是什么”都值得思考，对于“哲学”尤其如此，古往今来的“大哲们”似乎都在为“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加，学科门类必将会越来越多，划分的领域也将越来越细，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也面临着内部的划分。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可谓既古老又年轻，在当今中国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几个西方哲学研究方向，如欧陆哲学、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及古典政治哲学等，每一领域的专家似乎都认为自己所研究的才是真正的“西学正典”。但“哲学”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对任何一种定于一尊的概念式定义的否定。哲学史是堆满了头盖骨的古战场，但只要这些头骨不是只为了让人“相信”，而是为了激发“思想”，那么她们就会闪烁出舍利的光芒。

抛开其他的文化类型不谈，从“哲学”（philosophy）一词所来源的西方视域来看，哲学也不能以所谓的文体来进行划分。没有人会否认康德、黑格尔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写的是论文，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话说，这种思想“足够抽象”，所以他们研究的是哲学。但柏拉图一生只留下 35 篇对话和 13 封书简，他是不是哲人呢？还有一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苏格拉底，如果“哲人”（philosopher）这个词有意义的话，那么，没有人能否认苏格拉底是哲人吧？

可能有人会认为柏拉图、苏格拉底虽然是哲人，但他们不是在讲故事，他们是在对话中进行着哲学辩证法，而且他们的对话也足够“抽象”。

^① 英文 History 与法文 Histoire 都兼具“历史”与“故事”二义。关于此词词根（h）istor 的词源学考察，可参程志敏：《histor 考辨》，载萌萌学术工作室主编：《启示与理性》第五辑《“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0月，第307页以下。

^② 在西方现代学界，尤其是英美学界所存在的把故事与思想相对立的观点的讨论，参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汇总的运气与伦理》[M]，前掲，第251页及以下。



可要注意，柏拉图流传下来的不是论文（dissertation）而是对话（dialogue），甚至可以说是戏剧，对话里面有场景、人物、情节，可以说，柏拉图是在以苏格拉底为素材，讲述一个哲人的故事。

即使说柏拉图不是在讲故事，那么被德里达称为“唯一一部大书”的 *Bible* 呢？《旧约》《新约》里主要是在讲故事，如果说在犹太教、基督教的 *Bible* 中，能从故事中学到应有的智慧，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足够代表性的《巨人传》中，也应该有我们需要学习、也能够学习到的东西。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跟随拉伯雷寻找“神瓶启示”的旅程去探索，也是一个追求智慧的过程，虽然它仅仅是一个开始，但路不走不在。

下面来分析一下《巨人传》在汉语学术研究中之所以尴尬的原因，试图以此显示出，对拉伯雷这样的思想家进行研究在当今中国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百余年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警醒下，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的形势下，中国学人认识到了面对西学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以救亡图存为时代背景，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思想潮流主张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引进西方各种主义与思潮，以图护国保种。在拥有数千年文教传统的古老中国，想要接受一种异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并非易事，为了引进西学，民国时期的学人以西方之精华来对比中国之糟粕（杜维明语），其间优劣，立等可见。

文化类型间通过碰撞、交流，最终实现融合，历来非一朝一夕之事。佛教自东汉末年即传入中国，历经三四百年的翻译与研究，始能将佛家经典化为汉语思想，且在隋唐时期形成天台、华严、禅宗三种本土化的佛教思想。西方思想的博大与艰深较之印度佛教并不逊色，而中国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面对西学也仅仅百余年的时间，作为中西思想交锋之战场的当下中国，“古今中西”的问题仍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首要的问题。对

^① 此说据传最早出自李鸿章，他在同治十一年（耶元 1873 年）五月的一封奏折中写道：“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耶元 1875 年），李鸿章又在一份因台湾事变而筹划海防的奏折中写道：“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转引自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 47—48 页。



于西学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不仅要学，而且要更深入地学，变“西学东渐”为“西学中取”。这就需要对方西方大传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而不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功利主义态度去西方寻找真理。

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①

晚清以来，中国历次改革，莫不收效少而贻害多，其根皆在于以西人之问题为我之问题，以西人之药方为我之药方而已。^②

把“学习西方”误以为就是“尾随西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按照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将西学划分为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并画地为牢，以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能事，认为这就是西学研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不得不承认，为了研究的方便，需要以某一学科为方向来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当然有其作用。但对于一些独特的思想家，如拉伯雷，如严格按照这种学科划分，则其很难进入我们西学研究的视野之中。他无疑是一位文学家，但如果仅以文学的理论来看待他的作品，则其深刻的思想无法得到重视，因为当时的“小说”并没有被划定在现代所定义的“文学”范围之内，其中有包罗万象的各种知识，从《巨人传》中可见，拉伯雷的“广博知识不仅表现在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也表现在法学、建筑学、军事艺术、航海事业、烹饪法、猎鹰、体育锻炼、古钱学等方面。”^③按照现代文艺批评理论仅将《巨人传》当小说来研究，则未免有将其放上“普罗克鲁斯蒂之床”的嫌疑。^④“专业化不能否定，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专业化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专业化就是片面化，对工科来讲可以，对文科来讲‘不大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因为文科作为

① 甘阳、刘小枫：《西学源流》丛书总序。

② 曾亦：《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③ 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M]，前揭，第528页。

④ 普罗克鲁斯蒂（Procrust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将人捉住后，放在一张床上，如若人长于床，则砍腿，人短于床，则将人拉长，后用“普罗克鲁斯蒂之床”表削足适履之义。



整个民族经验的一部分，与其浑然一体而出现，所以综合的、历史的研究是必要的。”^①在文科中过细的专业划分，可能造成学者对细枝末节的知识越来越重视，而忽略了诸如“人的绝对职责与崇高尊严”等终极问题，从而造成一种普遍的无教养及盲从状态。^②打破严格的学科划分有利于汉学界打破数百年来对西学的跟随状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西学。

西方有一个大的传统，它的思想精髓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形而上学”或者某一学科。即使在西方内部，有识之士也从来没有将学问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

一个人只要对于学问有真正的爱好，在他开始钻研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哪一门也不能独自存在。虽然人的智力不能把所有的学问都掌握，而只能选择一门，但如果对其他科学一窍不通，那他对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也就往往不会有透彻的了解。^③

要想真正了解西方的学问，有必要以一种更加整全的视野来考察传统，比如在“两希精神”的张力中来看待西方的历史及其思想的发展脉络。拉伯雷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处于西方“古今之争”的关节点上，而这个阶段也是“古希腊—罗马传统”与“犹太—基督教传统”间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西方两种传统间发生了巨大的碰撞，发生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系列事件，

在1450到1550年间，美洲以及太平洋、大西洋被发现了，人们进行了环球航行，知道了地球自身究竟有多大；哥白尼的学说否定了通行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封闭宇宙的观念；宗教改革在整个西欧兴起；印刷了二千万册书籍，取代了手写本。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甚至它们单独地，都会压

① 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见《文化纵横》[J]，2011年8月刊。

② 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导言》，丁耘译，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118页。

③ 卢梭：《忏悔录》[M]，黎星、范希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2页。



抑任何逐渐调整的可能。^①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爆发”，造成了西方历史的一次巨大断裂与创新，现代性的雏形孕育而成。深入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对于我国的西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应该是全面的，不能仅仅局限在“文艺”范围内。在高康大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明确指出所谓“文艺”（ars liberaux）只是庞大固埃学习内容中很小的一部分（见 2.8 章，页 271—272）。在那个巨人辈出的时代里，每个大师几乎都是一部百科全书，很难用某一学科来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概括。

长期以来，我们以西方近代的学科划分标准来引进西方学术，像《巨人传》这样的作品由于很难进行归类而无法进入汉语学界的研究体系中，如果从现代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有人会批评拉伯雷的写作技巧不够纯熟，“也许以今日人类思想的发展水平和艺术发展水平来衡量，拉伯雷的思想艺术已显得相当原始。”^②而在哲学领域，由于其被划分进文学的类别中，又被认为“故事”不够抽象，不算是哲学。

正是由于这些成见，阻碍了汉语学界对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是在“事”与“理”之间来思考问题，以一种生动活泼的方式来探讨人类的永恒问题，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无不在“实践的知识”与“沉思的理论”间探索真理之路。比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以一种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清谈方式进行的^③，这种“事理交融”的特点最明显地体现在莎士比亚身上，这位文艺复兴思想的集大成者用戏剧的方式探讨了人类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对于人的重视，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更多地是在现实的人类境遇中来思考理性问题，而不强调静观的默想，被桑迪拉纳认为是文艺复兴哲学理念最早提出者的科鲁西奥（Columbo Salutati）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① G·桑迪拉纳：《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M]，周建漳、陈堃成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艾珉：《〈巨人传〉的思想与艺术》，见《巨人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③ 参米勒（Wolfgang G. Müller）《〈乌托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清谈》，卢白羽译，载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以下。



我的朋友，你别相信远离人群，回避美的事物，以及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是通向完美的道路。远离世界，你会从天上落到地上。而我置身于尘世事物之中，却能有把握地让我的心升到天空。在工作和斗争中，在关心你的家庭、朋友和包括所有这一切的城市的时候，你走的正是那取悦上帝的正确道路。^①

拉伯雷正是在尘世中，以对教会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冷嘲热讽，走在通向天国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并非拉伯雷首创，而是继承了西方喜剧的诗教传统，并赋予了这种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

注意文艺复兴的中世纪^②前提，可以作为理解拉伯雷独特写作手法的一个切入点。^③历史总是在一定的前提下出现的，拉伯雷及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高度颂扬，是对中世纪神学一统天下的某种反动。中世纪在各个层面都体现出了以基督教思想为背景的“精神性”，海涅认为，在罗马帝国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文明”，正是在晚期罗马过度强调肉体、现世快乐的基础上产生的，他甚至认为罗马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犹太—基督教”的唯灵论，这种思想在精神上摧毁了过度强调身体的罗马帝国。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中世纪艺术作品就是表现这种用精神制服物质的过程，这甚至就是它的全部任务。”^④

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的教义，需要发展出有组织的教会，而这样就会发生“上帝之国”与“尘世之国”间的争执^⑤，而在中世纪出现了“教权=神权”的情况。在现实政治中，一旦有一种权力成为绝对权力，那么它的正确行使所依靠的只能是掌权者自身的德性，在基督教里，德性

① 转引自 G·桑迪拉纳：《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M]，前揭，页 6。

② 据说“中世纪”一词是由库赛那斯（Cosanus）的大臣布希（G·A·Bussi）于 1450 年左右首先使用的，由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来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眼中，他们之前的 1000 多年的时间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虽然我们今天完全有必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黑暗的中世纪”。（参 G·桑迪拉纳：《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前揭，页 1。）

③ Francois Rigolot 很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拉伯雷，见氏著 *La conjoncture du Pantagruel: Rabelais et la tradition médiévale*（《庞大固埃的结构：拉伯雷与中世纪传统》），Litterature, 41（1981），“Intertextualites medievales”，页 93—103。

④ 亨利希·海涅：《浪漫派》[M]，薛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5 页。

⑤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体现为对神的信仰。可作为一个“机构”，教会的纯洁性很难保证。“在他（耶稣）之后，出现了法利赛人（Pharisäer）、税吏、祭司和国王，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专制、更为贪婪、更为无耻。”^①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培根在评价马丁·路德对教会的反抗时这样说道：

马丁·路德利用理性的力量来工作，他觉得反抗罗马天主教及堕落的教会传统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的时代没有人站出来声援他，他孤单无援，只好利用古代的遗产和前世的精华来做自己的帮手，用于跟当代的势力对抗。在他的影响下，无论神学和或人文学科的作品，在图书馆躺了很长时间之后，都被翻拣出来阅读思考。^②

这个评价适用于包括拉伯雷在内的文艺复兴时期多数思想家。文艺复兴（Renaissance）表面上看是对古老文化的重新发掘^③，可对于文化源头的回归同时即意味着一种创新，而创新也必然包含在对于传统的学习中；“只有创新才是复古，并且只有复这个古——最古之古、道源之古、常新之古——，才能真正地创新。”^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康拉德·布尔达赫（Burdach Donrad）认为，在“复古”中“创新”正是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的本质特征：

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不是认识的产物（Produkte des Wissens）。它们的产生，不是由于学者们发现了失传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珍品，并且力

① 蒲鲁东（Proudhon）：《19世纪革命的一般观念》，转引自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M]，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

② 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③ 中文翻译成“文艺复兴”的西语原词是“Renaissance”，是一个法语词，其字面意思是“再生”，由“naissance”（出生）加代表“又一次”的前缀“Re”构成，“naissance”的拉丁语词根是“nasientia”。《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对“Renaissance”一词的解释如下：“1、14至16世纪在古典模式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复兴；2、这样的一个时期；3、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文化与艺术、建筑等风格；4、任何类似的复兴。”（参曹意强：《“文艺复兴”的观念》，见何怀宏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九辑：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

④ 柯小刚：《画道、易象与古今关系》，见《文艺研究》[J]，2008年第7期。



求使它们重新获得生命。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是从一个老化的时代的热烈而又无限的期待与追求中诞生的，这个时代的灵魂在自己的最深层受到震动，它渴望着新的青春。^①

看似“复古”的文艺复兴中所包含的“创新”特征，在拉伯雷这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被后世作为乐观精神代名词的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sm）之中。

Pantagruelism 一词来源于庞大固埃（Pantagruel）这个人物，这一形象并非拉伯雷首创，却因拉伯雷而流传于世。在中世纪的魔鬼戏中，庞大固埃指一种鬼魂，其形象与酒、宴饮、欢乐的氛围相关。^②拉伯雷赋予了这个形象更丰富的内涵，使它成为整部《巨人传》的一个思想底色，拉伯雷用这种精神来对抗教会的严肃刻板。至于何为 Pantagruelism，拉伯雷在《第四部书》前言中说，“Pantagruelism 是一种蔑视身外事物的乐观主义”（页 661）。《第三部书》前言中，对这种乐观主义的解释是：

我承认他们 [我的读者] 具有一种我们的祖先叫作“乐观主义”（Pantagruelism）的特征和个性，根据这种精神，他们决不往事情坏的一面去想，而是从好的、诚恳的和正直的品德方面去想。我曾经见到过，有些人虽然软弱，但是因为有着善意的帮助，他们经常还是可以接受我的东西并且加以欣赏的。（页 428）

在这里，Pantagruelism 除了指一种乐观的精神之外，还包括了宽容、正直等涵义。拉伯雷用喜剧这种文体，表达了内涵丰富的庞大固埃主义精神。喜剧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文艺复兴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就是如何对待中世纪传统，因此需要在对中世纪反动的背景下来理解：拉伯雷为何要如此强调“笑”？强调 Pantagruelism？为何要强调宴饮？强调游戏？

在《巨人传》卷首“致读者”的献词中，拉伯雷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

① 康拉德·布尔达赫（Burdach Donrad）：《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Reformation, Renaissance, Humanismus*），转引自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前揭，第 67 页。

② 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M]，前揭，第 377—8 页。



名言，“只有人类才会笑”。^①亚里士多德《诗学》中除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关于悲剧的部分外，还有关于喜剧的部分，但这部分已经失传了，这部分什么时候失传的，为什么会丢失？艾科在《玫瑰的名字》中，给出了一种解释，他的解释也在某个侧面上为理解拉伯雷的喜剧创作提供了背景。

拉伯雷所强调的代表快乐的 Pantagruelism 在中世纪，在教会传统之中，是被明令禁止的，“我们反对庸俗下流，或者无聊的言谈，禁止在任何场合放声大笑。”^②艾科的书中指出，某些极端的基督徒认为，笑是魔鬼的声音，人在笑时，脸部会变形，笑是在对上帝进行嘲笑，是不虔诚的表现。“人只有在默想真理、为自己的善举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心灵才会平静，而对真和善没有什么好笑的，这就是基督所以不笑的缘由。”^③笑会消除恐惧，没有恐惧就没有信仰，世人最终会对上帝也笑，上帝会在笑声中被消解，没有了上帝，那么世间就没有了统治。所以，“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认为必须消除笑声，让人生活在恐惧、忧伤之中。在基督教传统中，因为人人皆有罪，所以，唯有以忏悔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罪行，只能在痛苦中来度过此世，以期望有罪之身能进入天堂，在彼岸得到神的宽恕。拉伯雷用以反对这种传统的正是 Pantagruelism 精神。

拉伯雷用以对抗严肃的教权统治的武器来源于古希腊罗马喜剧传统。^④从古希腊开始，诗与哲学的古老争执就一直存在，哲学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这种争执中产生的。在西元前 4、5 世纪的雅典，这个“哲学的故乡”，哲学家是作为诗人的竞争对手而出现的，因为当时戏剧诗人是城邦观念的主要来源：

① “动物中，只有人类才会笑。”——亚里士多德

② 翁贝托·艾科（Umberto Eco）：《玫瑰的名字》[M]，沈萼梅、刘锡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49 页。文中的“基督”似应译为“耶稣”。

③ 同上，页 150。

④ 巴赫金梳理了拉伯雷在西方诙谐史传统中的位置，他认为包括拉伯雷在内的文艺复兴时期诙谐传统建立在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基础之上。具体到《巨人传》中，巴赫金认为有三个传统对拉伯雷影响巨大：首先是希波克拉底具有治疗作用的喜剧小说。其次是亚里士多德对笑的重视，“只有人才会笑”这句名言在拉伯雷所处的时代受到广泛认可，因为在高扬人性的时代里，笑的象征了人所具有的高级特权。拉伯雷的第三个重要来源是路吉阿诺斯（Lukianos）。（巴赫金：《拉伯雷与他的世界》，前揭，第 78—82 页。）被称为“西方喜剧之父”的阿里斯托芬并没有算在这个序列中，让人颇感意外。关于拉伯雷与阿里斯托芬的关系，可参 Linton C. Stevens, *Rabelais and Aristophanes*,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55, No. 1 (Jan., 1958), p. 24—30.